

朱元璋

下

徐 航



朱元璋

下
徐航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朱 元 璋

(下)

徐 航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5.375印张 2插页 371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200

ISBN 7—80534—139—7

I·130

定价: 5.35元

目 录

第三十八章	画 像	• 1 •
第三十九章	帘卷西风	● 16 ●
第 四 十 章	日月光辉	● 32 ●
第四十一章	大都丽日燕山云	● 46 ●
第四十二章	闯宫盟誓	● 60 ●
第四十三章	夜走太原	● 74 ●
第四十四章	奕棋斩“妒”	● 87 ●
第四十五章	狼烟胡尘雁南飞	● 102 ●
第四十六章	风涛乍卷中书省	● 114 ●
第四十七章	铁券丹书	● 131 ●
第四十八章	锋芒初扫威难测	● 145 ●
第四十九章	猿啼蜀道峡浪高	● 160 ●
第 五 十 章	名臣显隐	● 172 ●
第五十一章	僧 祸	● 188 ●
第五十二章	“赐”剑德庆侯	● 204 ●
第五十三章	“天书”奇祸	● 218 ●
第五十四章	莫愁烟雨	● 232 ●
第五十五章	荣辱盈虚	● 245 ●
第五十六章	寒凝霜天	● 258 ●
第五十七章	暗潮恶浪	● 271 ●

第五十八章	“逆变”	●285●
第五十九章	噩 梦	●300●
第 六 十 章	鞭侯“毁”师	●313●
第六十一章	官禁弛 文祸生	●326●
第六十二章	乱 官	●342●
第六十三章	“蒸鹅”疑 “彤弓”疑	●356●
第六十四章	塞外骄兵	●372●
第六十五章	眩惑与波折	●385●
第六十六章	瀚海迷踪	●398●
第六十七章	夜破喜峰关	●411●
第六十八章	隐 忧	●423●
第六十九章	显 戮	●436●
第 七 十 章	哭角门	●448●
第七十一章	山雨欲来	●461●
第七十二章	夕阳沥血	●473●

第三十八章 画 像

九月初气候宜人，晨间慵睡初起，人更是懒洋洋的。孙夫人打着呵欠，伸个懒腰走向梳妆台。她瞟一眼鼾声如雷的朱元璋，笑容浮现，脸颊羞红。

她以温柔的性情、宽容的态度和艳丽的姿容获得朱元璋的爱怜，在众多姬妾中宠遇不衰。这惹来多少嫉妒的眼光和背地里的垢咒，但又有什么呢？他雄才大略，天下第一能人，还将成为天下第一人，服侍他并得到他的宠爱，还有比这更令人心醉的吗？

丫环捧来汤水服侍她盥洗梳妆，她拈起沾着露水的醉杨妃菊花簪在发上，这粉红色的鲜花与娇嫩的脸容在铜镜中映出令人迷醉的光泽与色彩。

这光与色彩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了，朱元璋的头探进了铜镜。一部黑须长一寸多，脸还是那么长，眼眉鼻唇有棱有角，颐丰色润，富贵气派。他双眼发亮，盯着镜中娇容笑着说：“簪了红菊花娇媚无比。古人说秀色可餐，我恨不得把你一口吞下。”

她娇嗔地摆一摆头，说：“嗯，妾钻到你肚中，知道你想什么，喜欢什么，岂不更好？”

“我怎么舍得吞掉你？你若深知我，我倒不值得你牵肠挂肚了。”

孙夫人服侍朱元璋盥洗，替他梳理头发，问：“妾与大王同床共寝，为何不能深知大王？”

“你只能了解我的脾气与爱好，并不了解我处事时许多想法，窥我一面，全不知另一面，怎能深知我？”

孙夫人沉默一会儿说：“妾不想预知机密，外面纷传大王即位三年当平定天下，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朱元璋皱一皱眉，问：“这话打哪儿来的？”

“修宫殿时，一个老人对省局匠说，吴王在位三年，当平一天下。工匠追问，那老人又说，我太白金星李长庚是也。忽地一声飞上天去了。”

“邪说蛊惑人心，岂有此理！”

孙夫人泪眼盈盈返身扑倒床上痛哭。朱元璋平息怒气安慰说：“打天下不似疼你爱你，可以随心所欲。我若心中无数，谁能说得明白？”

孙夫人满腹委屈，说：“说你的吉利话有什么错？能成大业是妾的心愿。”

朱元璋抱她坐在膝盖上，说：“你忘记了在婺州处死曾氏女的事？大局已定，我略为宽容会有更多更离奇的邪说混淆视听。”

孙夫人清楚记得，朱元璋亲征浙西时，婺州城内有一曾姓女子识天文通术数，说人祸福无不灵验。吴国公进城前两天，她说西城外祥云缭绕贵人驾到，百姓应当到西城门迎候，两天后西城门聚无数百姓瞻仰吴国公风采。

朱元璋深为疑惑，但不明底细。后来几位随行的夫人饶舌，当作新闻说了，不料引起朱元璋的猜疑，以妖言惑众、居心叵测的罪名拘留了曾氏女。

后厅提审曾氏女时孙夫人等隔帘观看。曾氏女近三十岁，是一位妖娆少妇，跪在座前筛糠似的颤抖身体，不住口地诉说无罪。

朱元璋问：“你自称未卜先知，谁授你仙术？”

“民女曾氏蒙八仙何仙姑钟爱，常附体指示机宜。”

“你既有仙术，猜一猜盒中藏着什么。”

一位侍女端来红绫罩盒，曾氏女装模作样闭了眼，说：“盒内装的是夫人用的红罗帕。”

“倒被你猜中一半了。”盒内果然有红罗帕，但裹着一把匕首。朱元璋笑一笑说：“红绫罩体，罗帕遮眼，匕首刺心。何仙姑庇佑，你当能隐于红绫之下免于一死。”

曾氏女脸色蜡黄，叩头如捣蒜，说：“公爷是大贵人，万望开恩，功德无量。”

“何必求我开恩？何仙姑刮一阵风便把你带走了。”

“民女所说全是假话……”

“从实招来吧！”

“去年一场大病之后，民女神思恍惚，满口谰语，人们以为神仙附体，百般供奉。后来家里人见装神弄鬼可以聚敛钱财，便四处宣扬，我也信口胡说，中与不中都有人相信。所供是实，饶恕贱躯。”

“你可曾说三十年后真命天子登基？”

“信口而言，无可查证……”

“三十年后我还当什么天子？”朱元璋大怒，说，“这一句话便饶你不得！”

曾氏女被蒙上双眼，红绫从头上遮罩半身。朱元璋取来匕首掷去，插进她的前胸，她惨叫一声扑倒滚动抽搐……

当时孙夫人也吓得昏厥，今日怕吴王深究流言出处又要杀人，便撒个娇，用葱指戳他的长下巴，又撮他的黑胡须，说：

“偏你虑得这么多，这么长远……好一副仪容，吉人天相。”

朱元璋笑一笑说：“人都说我长得丑，偏你赞我！”

孙夫人替他戴上头巾，说：男子汉大丈夫长得如花似玉有什

么用？你气概轩昂，妾就爱你粗犷有奇气。”

朱元璋原不怎么注意长相仪容，这时从镜子中仔细端详，发现鬓边有几丝白发，喟然长叹：“我已到不惑之年，流年似水，华发丛生啦！”

孙夫人噓开鬓发，拔下几根银丝，说：“你日夜操虑，才生银发。近年来已趋顺境，不必每事躬亲，操劳过多。”

“创业艰难，稍有疏漏，功亏一篑。”朱元璋摸长下巴，说，容貌不能长驻，过几年又一副模样。”

“大王何不请画师绘下龙颜留传后世？”

“我常微行察访，画像流传在外，多有不便。”朱元璋又说，“民间流传我的画像，龙形虬髯，脸上十二个黑斑点，不知是谁胡乱画的。”

“这么多黑斑点多难看啊！何不下令查禁？”

“以假乱真，使人不辨真伪，亦是一个好处。”朱元璋站起来说，“该画一幅真容流传后世。我爹娘兄长没有真容，明日庙祀只能对壁唏嘘了。”

一位使女进来报道，蓝玉将军紧急求见。朱元璋连忙来到外书房。

“张士诚投环自尽了……”蓝玉边叩见边说，“大王办臣失职之罪。”

朱元璋放宽了心，说：“他活不下去了，一死明志，倒也全始全终。”

“张士诚踮着双脚并没有离地，却咽气了。”

“往年饥荒时有人上吊连脚都没踮，还有坐着吊死的。”朱元璋又说，“喉间有一个穴位，挂得准气就闭了。”

提到当年饥荒时的事朱元璋一阵心酸。他曾饿得不堪忍受，一条草绳挂在树上准备自尽，幸亏邻居汪老奶奶相救，指点他投奔

皇觉寺为僧才免去一死。往事如潮，又勾起一腔怀念父母的哀思，伏在桌上哭泣不止。

外书房每天有文士轮值，今日在场的是国子博士詹同，蓝玉与他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劝解。

朱元璋强自止住悲伤，对蓝玉说：“张士诚的一应后事交中书省操办，以诸侯之礼厚葬。”

蓝玉走后朱元璋进了早餐，率王妃、诸夫人与众多的王子、王女到家庙祭祀列祖宗亲，着着实实痛哭一场。回到外书房时他仍然沉浸在深沉的哀伤怀念之中。詹同只能喃喃地说：“大王节哀，大王节哀……”

朱元璋抬起头说：“二十三年前今日，先父弃世，九日先兄亡故，二十二日先母亦亡，十几日内连遭三丧，家散人离，孤王几至饿死，……今日思亲，痛彻肝肠。”

“大王今日遭际，全靠祖宗积德。他日平一中国，列祖列宗荣耀于天地间，鬼神也羡慕。”

“他们不能享一日人间富贵啊！”

朱元璋净了脸，抛却哀思坐下来批阅公文。他看了几份，说：“古人祝颂寓意警戒，近来诸臣上笺多的是颂扬之词，少的是规谏之言，无异于坑害孤王。今后作文务平实，不可虚美浮夸。”

“大王将平一中国，诸臣从龙上天，美言外溢在所不免。”

“封赏须在沙场上立功，或勤政爱民，靠几句颂言谀语能得到什么？”朱元璋又说，“民间妖言猖獗，文武大臣亦受到蛊惑，应当严厉查禁。天下绝不是靠几句吉利话所能得到的。”

朱元璋时时警策不单出于创业者提防“功亏一篑”，实际上形势还是有严峻的一面。北方劲敌扩廓帖木儿虎视眈眈。他所管辖的域内也不太平——湘乡、诸暨斗南寨、永宁、酃县等地有人聚众为盗，称兵作乱，茗洋降盗周遂卿还敢于揭竿造反，公然要

夺他的天下……

李善长奉召而来，说了张士诚的事，然后从匣中取出画卷，这是民间所绘朱元璋的真容。

展开的画面上一位壮年汉子，扎逍遥巾，穿绣龙袍，一手按住腰间的剑柄，一手捋须。从形体上看比例略有失当，脸部轮廓有些相似，但下巴太长，前额太凸，鼻子也嫌大些，十二点黑斑显眼，拙劣的画技使具赫赫声威的西吴王成了丑八怪。

李善长与詹同都以为朱元璋会大发雷霆，他却微微一笑，说：“画鬼易，画人难，不知哪位精灵鬼画我的怪相敛财。”

“大王何不召集应天画师查个水落石出？”

李善长说，“如此褻渎该从重办罪。”

“画上的人不似我，不必穷究了。”

詹同试探着问：“大王何不绘制真容流传后世？”

“孤王久有此意，但好画师难以物色。”

“应天几位著名画师擅长山水写意、工笔花卉。”李善长说，“臣当着意搜罗绘影能手，不知大王何时闲暇？”

“我是大忙人，又是大闲人，几时来几时绘画，称不称意还难说。”

第二天上午，朱元璋步入白虎殿。殿上设教席，世子朱标随宋濂学经史，在这儿习读的是二王子朱棣、三王子朱樞、四王子朱棽、五王子朱橚。王从孙朱守谦，指导夫子是许存仁。他们见朱元璋来了离席恭迎。

朱元璋笑着命他们归位。

两个孩子蹦蹦跳跳离去，朱元璋查看朱棽的功课。七八岁的朱棽拿起《孟子》，大声背诵：“孟子见梁惠王，王曰……”

朱元璋转身问许存仁：“《孟子》一书要旨是什么？”

“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斂。这十个字可概而论之。”

“那么‘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三句又作何说？”

“有道之君君臣相得，无道之君君臣相仇。有道者有德，有德者昌；无道者失德，失德者亡。要旨仍在于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斂这十个字上。”

朱元璋略一沉吟，说：“君臣相得如陈后主与几位佞臣亦不足取，君臣相仇如汉高帝诛韩信等人，未必丧邦亡国，不可一概而论。”

许存仁淌一脸的汗，说：“臣才疏学浅，陋见不足取……”

“孤王戏言，先生不必认真。‘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斂，确是《孟子》要旨，以孤王之见，这十个字的要旨在于爱民。”朱元璋又说，“为人君者当然要爱护臣属，但食君之禄者理当为君分忧，爱民如子。尔朱荣曾说，‘尔禄尔食，民膏民脂’，人臣只知挥霍，不知爱民，便是‘国贼’，为君者当然要诛杀他们，也就‘相仇’了。”

“大王具真知灼见，杀祸国殃民官吏即是爱民，即是救民。”

“君臣相得也罢，君臣相仇也罢，应当于国家百姓有益。”朱元璋说，“读书不可食古不化，但说来容易行时难哪！”

朱棣在旁边说：“儿子明白了，对百姓省刑薄斂，对犯法臣子万不可饶恕，不必省刑。”

朱元璋心口猛地一跳，沉下脸斥道：“小小年纪怎知如许大道理？”

朱棣抗声说：“父王常说读书明理，儿子明白了，反而不是了？”

许存仁说：“君臣有别，长幼有序，四王子应当习学为臣之道，辅佐君王治理天下。”

“都是父王的儿子，偏有许多忌讳？”朱棣小声嘟囔道。

许存仁吓得汗流浹背，朱元璋果然恼火了，叉开掌要扇朱棣，

朱棣一矮身子从桌子下钻出来，跪下哭道：“儿子有什么错处惹父王生气？要打要杀总得说个明白。”

朱棣、朱柄跪下求情，朱元璋无可奈何，指着朱棣说：“你人小心倒大，将来怎么辅佐世子治理国家？”

“儿子一定听世子的话。他当皇帝，我当臣子，不会辜负父王期望。”

“你们起来吧，读书去！”

朱元璋多了一重忧虑，到外书房时还在思考一个问题——世子忠厚善良，可以为人主，失之懦弱却须众兄弟匡扶，而朱棣又太机灵，聪明，脾性与自己相似，若不安本份会有什么祸害？继而一想，世子名正言顺继自己事业，能谨守教训深得人心，谁也无法与他抗衡。孩子都还小，江山尚未一统，他后悔自己不能克制，伤了幼小心灵……

画师阮一丁来了一会儿。他张开画架，跪在一旁迎候。朱元璋命他起来，说：“你好生画，画得好重重有赏！”

他端坐交椅任阮画师端详揣摩，脑海中却波浪汹涌翻滚不息。打败陈友谅后他一帆风顺，居群雄之首；境内百姓相安，农工商各业蒸蒸日上，影响所及远远超出辖区，可说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大一统的前景从没似今日明朗。但他出身贫寒，又打着红巾军旗帜起家，杀小明王引来许多流言，有人不敢指责他忘本，却要求严惩廖永忠。而刘基、宋濂等江南士族又用重彩浓墨把他打扮成王道正统，奉天承运君临中国。权衡利弊他只好装聋作哑，既不表彰也不处置廖永忠，但并不等于说暗礁已经清除，邵荣、赵继祖的谋叛略加回味，真个是千钧一发，怵然心惊……

谢再兴也是难摘的瘤。徐达在攻打苏州的五个月中 小心 唯谨，“事事禀命而行”，唯恐一步之差获谴，与谢再兴的事不无关联。他不得不写信给徐达，宣称“将在外君不能干预掣肘，自

后缓急之事将军便宜处置，不必告知”，以安定徐达的情绪。如今谢再兴已经俘获，可是狂悖难以改造，终要伏诛，终要在他与徐达的关系中投下一道阴影……

有人叩头，他从沉思中猛省。阮画师奏道：“大王真容摹就，只是个草图，还要细加描绘。”

国画不似西洋画擅长绘人物，但丹青高手还是能临摹个大致相象，画像与他在镜中映像相似，朱元璋好一会儿不出声。

詹同一看连声赞道：“好一幅真容，挂在哪儿都不会认错！”

阮画师洋洋得意，说：“大王奇相，易于临摹，不是小民的能耐。”

“画的倒是很象，只是不称孤王心意。”

阮画师似被兜头泼了冷水，怔住了。詹同也莫名其妙，画得象怎么不称意？

阮画师退出去后朱元璋问詹同：“画像以肖为上还是不肖为上？”

詹同不敢正面回答，说：“太肖易为人识破行藏，不肖画了无用。大王不甚称意，何妨再画一张？”

“这幅画不能外传……”朱元璋目光似戟，刺得詹同心神不宁。他又说：“这画师他日必定追忆描摹孤王真容，使之流传世间。应当防患，杀他以儆戒后人。”

画师阮一丁被杀了，信息传开，应召到吴王府作画的个个心惊胆战，不知下一次轮到哪一个挨刀。过了几天，朱元璋又有了闲暇，召来第二位画师在外书房作画。

第二位画师姓虞，谒见时不住战栗，牙齿格格作响，詹同在一旁也是提心吊胆的。

“阮画师画得不称孤王心意，”朱元璋露一脸笑容，又说，“当然，孤王另有杀他的道理，你无须担心。”

朱元璋端坐交椅上，任由虞画师描摹作画。两个时辰的枯坐使他有时间闲思遐想，这一次沉浸在对俞通海的怀念之中。

平章政事俞通海在元至正二十五年四月随徐达大军进兵庐州攻打左君弼，庐州攻克后朱元璋置江淮行省，命他摄行省事。俞通海在庐州任上积极防备退守陈州的左君弼勾结扩廓帖木儿南侵，同时招辑流亡与民休养生息，历经兵燹的江淮区域呈现生机，名城庐州也比昔日繁荣。

由于征吴大军在姑苏城下遭遇前所未有的抵抗，伤亡严重，徐达飞檄俞通海驰援。元至正二十七年初，俞通海率师渡江攻太仓州，一路约束军士秋毫无犯，昆山、崇明、嘉定、松江望风而降。在苏州城外灭渡桥战斗中他身先士卒，逼近桃花坞时斜刺里飞来一支箭射中腋下，箭头带毒，浑身浮肿，药石不灵……

朱元璋探视时俞通海已经病危，他的右胸创口化脓，溃肉腐败，毒发全身，恶臭扑鼻欲呕……朱元璋久久不能忘怀的是俞通海独眼中凝聚不动的一滴泪水，谁能料得到，这位战功盖世的奇男子竟然在风华正茂之年弃世，有大功者并不都能享太平富贵……

不知几时，虞画师已绘就真容，画像与朱元璋毫不相肖，倒象庙宇中的如来佛祖，庄严宝相，君临天上人间……

朱元璋笑一笑说：“你把我画得不吃人间烟火，该死，该死！”

虞画师瘫软地上，丢了三魂七魄。詹同从旁缓颊，说：“画画的也够辛苦，望大王全他性命。”

“孤王无意杀他，留他一顿饭，送他五十两银子。”朱元璋说后到后宫进午膳去了。

午后，詹同送虞画师出王府，在白虎殿外被一群画师困住了。詹同目睹两位画师不同的遭遇，猜不透朱元璋的深心，也自

烦恼。恰值刘基有事进后宫，詹同对众画师说：“求我不如求伯温先生……”

众画师截住刘基不住地跪拜。刘基问明白了，说：“你们不知大王用心。他常微服察访，只怕人识破行藏，太肖了犯他忌讳，阮画师当然活不成了。一句话，这画只在肖与不肖之间，所谓画贵神似。”

众画师如聆纶音，叩几个响头散去。刘基进外书房见朱元璋，不久詹同拿着一叠奏报也进来了。

刘基带来的是宫室建筑平面图，宫殿苑庭排列有序，奇丽壮观。朱元璋审视一番，说：“新宫址在钟山之阳，填燕雀湖而成，没有占用民田，这很好。但宫室庭苑规模宏大，太耗费财力民力了。”

“大王创万世基业，长远规划，应有皇家规模。”刘基说道。

“自古以来人主居茅茨而成为圣人，营华屋反而不久败亡。节俭是宝，宫室无华，起居方便即可。”

“臣当按照大王旨意与匠师一道斟酌，去雕饰而务朴实。”

朱元璋忽然说：“俞碧泉谢世我失一良将，亦失辅弼贤才，天不使他永寿，令人痛惜。”

刘基也深为叹息，说：“世运草昧，群雄竞起，碧泉能识真主，佐成大业，名列元勋，功垂国史，亦不负他一生英雄。”

“碧泉岂仅以武勇名世？他沉着稳重，出言合宜，功高不矜持，气和不过节，统军严整而政不苛，恤民厚惠而法不败，治世之能臣。”朱元璋流着泪说，“俞氏一门功高，碧泉独冠无匹，可惜没有子嗣。他们兄弟同居，我要颁赐府第以彰奇功。先生在营造新宫之时，亦为我筹划营造俞氏新宅。”

“这府第具何等规模？”刘基问道。

“富丽堂皇，高大深广，不吝巨资建造。可以这么说，略亚于新宫，比功臣府第气派。”

刘基有所感触，但见他情真意挚，也就颌首不说了。

朱元璋问詹同：“今日中书省有何奏报？”

詹同翻出一份文书，说：“叛将谢再兴、蒋英、刘震等已从李文忠军中押到，中书省请示如何处分。”

谢再兴在姑苏外围战中兵败，逃到杭州投奔他兄弟谢玉，李文忠兵进杭州谢玉投降，谢再兴与蒋英、刘震等苗军将领一同被俘，辗转送到应天。

朱元璋看着刘基许久没有开口。刘基明白，蒋英、刘震等人不足称道，而谢再兴是徐达、朱文正的丈人，投鼠忌器，吴王不得不深思慎举。

“天德奉公克己矢忠于大王，要是家室不安误了军机，岂不因小失大？”刘基考虑后说道。

“天德夫人是有名的河东狮子，不可使天德烦恼。”朱元璋笑一笑说，“文正媳妇也不会坐视老父被诛，孤王也有烦恼。”

“臣以为免究谢再兴之罪，先行禁闭以观后效。”

“蒋英、刘震等苗部叛将残杀胡大海父子，罪恶如山，应活剖祭奠处州遇难将士。”朱元璋想一想又说，“谢再兴多年未见，带他来孤王自有话说。”

詹同拟了批复自去办理，刘基也告辞了。不一会儿，冯国胜带谢再兴进来。谢再兴已届花甲之年，朱元璋客客气气地请他坐下，问：“谢将军在张士诚幕中可曾得意？”

谢再兴虽然憔悴，但说话声音仍十分清朗：“张王待我如上宾，言听计从……可叹他的部众太不争气了。”

“你这么说，我更珍惜天德、伯仁等忠勇将士了。但你也说